

散文

白云深处炊烟袅

■ 张玉丽

在我的印象中，四义号村的前缀仍然停留在“木希嘎乡”这四个字上，“木希嘎”这个特殊的文化符号，让我记住了“木希嘎乡四义号村”。不，应该是我高中所有同学都记住了这个名字。或许我们都认为此“嘎”是名“尬”，直到我认真地百度到“木希嘎”是“弯弯曲曲的河”才明白，读高中时田儿吸引我们的不是她“大眼睛、双眼皮儿，两个酒窝爱死个人”，而是她在宿舍熄灯后说不完的家乡故事，讲不完的历史传说……

田儿住在四义号村毛胡沁组。小学时，她背着书包，屁后撵着哥哥姐姐，踩着点儿似的，在茅草房顶的炊烟即将散尽时，跑进院子，肚子“咕咕”的抗议让她来不及脱下妈妈给的千层底儿鞋，就抄起了炕桌上的筷子。

田儿边扒拉着碗里的面条儿就生白菜咸菜，边想着刚才在学校和同桌因为啥：“老师老师快放学，我家擀的面条儿，一人一碗零一勺，回家晚了捞不着”而挨了老师一頓。尽管哥哥姐姐比平时多吃了一箸子面条，田儿也没敢用老疙瘩的特权撒泼耍赖，因为她怕哥哥姐姐在父母面前告“黑状”。

毛胡沁在黄岗梁山脚下，距离黄岗梁主峰十公里，这里山水相依，蜿蜒缠绵十多公里，形成了一条物种丰富的峡谷。峡谷与河流“相濡以沫”，养育了四义号村一代又一代人。峡谷最初叫十三道河大峡谷，也被田儿的妈妈叫做十三道河子。这里的山野菜鲜嫩，是上个世纪农家人一年四季的“菜篮子”，后来除了自家食用，一部分卖了，还能换些零花钱儿，给家里买斤红糖，给闺女扯块花布，都是卖山野菜的收入。那时，毛胡沁人就依靠几亩薄田和峡谷中的山野菜过日子，生活的目标是填饱肚子，至于查慎行随康熙帝巡游塞外，站在“崇岗”上大发感慨：“万里乾坤入目，欣从奇险得奇观。”来赞美十三道湾物产丰饶，景色别致，是没有闲心理会和探究的。我倒是对田儿高中时常和我们叨叨的“蕨菜注”“山韭菜坡”特别上心，只是我的脑洞在她讲述时常常断片儿、溜号而无法开启即时模式。于是疑惑：山韭菜再多能和一畦一畦的家韭菜比拼？

田儿说她和家人采蕨菜的时候，采着走着就扛不动了，回家时越背越沉，每每经过只有几墩水可供落脚的涝塔子时，就会滑下去，她大叫着挣扎，越是挣扎陷得越深，弄得满裤脚、满鞋子都是泥巴，她三姐就得放下自己扛的蕨菜，把她拉上来，然后默默地吧田儿的蕨菜匀到自己的口袋里。

七八月份，是韭花和野生蘑菇的采摘季节，采不尽的韭花，抬不完的蘑

菇。今天刚揪净的韭花，明天就开了白花的一坡。蘑菇多得小筐装不下，每家的大花篓子就派上了用场，抬蘑菇的人如同“搞大会战”，铁锹成了翻晒蘑菇的工具。山野菜采摘为近水临山的农户增加了“外快”，到了金莲花采摘季，“外快”翻倍，更是小菜一碟儿。

采摘野菜时，田儿偶尔偷会儿懒，寻找托盘儿解馋，那稀罕的玩意儿，老远儿就能闻到香味儿，入口即化。我就想：那味道是不是像老家地里熟透的山药豆子，未等走近就已经芳香四溢。直到1997年，我去了一趟四义号村，吃到了心心念念的托盘儿，真的是人间至味。那次去还在同学家的家受到了贵宾级别的招待，吃到了香喷喷的炼猪肉爆成的肉干。毕竟，那时没有冰箱、冰柜，杀猪时把猪肉切成大片儿炼七八分熟，放在缸腿子里，就是一家人一年的油水。

“对客每言齐物论，绿水青山作画传。”田儿常以家乡为傲。

有人说，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

四义号的诗意生活蕴藏在历史积淀的文化中。

四义号最初是清初旅蒙商人兴建的商号名称，随着年代更迭，四义号作为商号的商用价值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，成为永远的过去时，但是“四义号”这个名字和“信义、道义、诚义、情义”为文化精髓的“四义”精神，却成了延续的现在时。

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，青山有情，流水有意，山水之中多传奇。相传，清光绪二十三年，漠北章嘉活佛带宝马、金鞍、玉蹬、金银珠宝等皇纲，謁见光绪皇帝，半路被木石匠的土匪四大天王：王芳、王殿阁、王凤池、王凤鸣和荣八爷等人劫了皇纲。章嘉活佛心惊胆寒之余，谎奏四义号村有“曹四皇上”。光绪帝震怒，派黄镇台到钦差，欲血洗木石匠。黄镇台到此发现当地民风淳朴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世代尊崇“四义”精神，而“曹四皇上”本为“曹四慌慌”，当即写下：“山外青山林外林，绿树荫荫掩柴门。官宦到此豪华尽，鸟语花香透对樽。”并以此据实禀奏，木石匠因此免遭浩劫。

探索美，发现美是四义号人共同追求的远方。我见过十三道湾花园式的美，所以能体会东坡先生的“光阴须得酒消磨，且来花里听笙歌”的心境。人们常把黄岗梁称为“千花百药山”，而十三道湾是黄岗梁的“同版小把戏”，有“塞北小三峡”的美誉。

这美誉是名副其实的。四义号人深有体会。坐在炕头上，一抬头就能看到满山的粉杜鹃，走在路上，雪白的

山丁子花和乳白色的榛子花的花瓣就会飘落到头上，河滩里的蒲公英花、田埂间的野罌粟花、山坡上的稠李子花总能缓解人们的劳碌和烦闷。一山一水一风景，笑看花雨落平田。

峡谷内气候湿润、空气清新，无论是哪一个季节来，这里的气氛总是神清气爽的。我想，一定是繁茂的植被，充沛的水源，湿润的地气，让负氧离子在这里凝聚的缘故吧。身在峡谷中，陶醉地做个深呼吸，就会感觉到空气中既有水的湿润，又有树的清新，既有花草的芬芳，又有山果的清香。倏忽间觉得清代帝王定是没有来过这里，否则，避暑山庄就不会是承德了。

木石匠河是十三道湾的根脉，它涵养的山水林田成就了四义号村的旅游业和农牧业。茂盛的植被为木石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，充足的地表水替代了机电井，灌溉了四义号村2000多亩土地。最初，土地是农民的口粮来源，现在土地已经是牲畜饲料和青储的基地。畜牧业已经代替原始农耕业，把握了经济主动权。在四义号的南沟和东沟组，年收入二三十万的养畜大户至少有20户。

靠山吃山，近水用水。垂钓台，水上漂流，是近水楼台的又一致富门道儿。非但如此，守着大好河山搞旅游，农家院为四义号村的旅游业增添了后劲。木石峡山庄、蘑菇炕之恋、老宋农家院，为同兴镇荣升全国第四批美丽宜居小镇领跑助力。

乡村行的当天下午，村支书田旭东拉着我去看了四义号村在建的旅游基地。一路上，村路平坦，宽敞明亮的砖瓦房飘出了袅袅炊烟，走近“木石峡”农家院还有煮肉的香味儿。

到了十三道湾旅游基地，眼前峡谷内青山如黛，天蓝得近乎透明，白雪掩映下，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

四义号村简介：四号既清初旅蒙商人建商号，取名四义号，并以“信义、道义、诚义、情义”为经营理念，“四义”精神得以传承，沿袭为村名。烈士马志强牺牲于此，遂建烈士陵园以祭。四义号村位于同兴镇西部，以农牧业为主导产业，总面积58.2万亩，公益林面积40630.2亩，草牧场面积36.1万亩，耕地面积1.15万亩。全村有14个村民组，965户，2147人，其中常住户402户，1100人，202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3540元。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63.5万元。



腊月里，我回到久违的万合永镇二地村。还没到村口，先听见咚咚锵锵的锣鼓声，还有节奏明快的电声音响。整洁的街道，宽阔的文化广场，路边停着小汽车。务工的年轻人回来了，老人准备好了绿色天然的粮食蔬菜，杀猪宰羊，熬鸡炖鸭，村里又热闹起来。男的西装革履，帅气十足；女人们妖妖娆娆，衣着入时。电声音响，是年轻的妇女，在跳时髦的广场舞，舞姿优美，活力四射。老年人也不甘示弱，酒足饭饱，几个老头儿起劲地敲锣打鼓，老太太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，踩着鼓点儿，热热闹闹扭大秧歌，其间有划旱船的、推小车的、滑稽搞笑，其乐融融。小孩子有的跟着长辈，有的在旁边玩平衡车。传统文化与现代气息融合碰撞，小康之后向大同，真是：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！我想起了人们对大同社会的描述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”

表姑家的院子堆满玉米，正在用机器脱粒。院里有高大的敞棚，欢蹦乱跳的牛群，堆积如山的牧草。水泥硬化的院子宽敞平坦，新建的彩钢瓦房格外漂亮。客厅里干净的地板，几盆洒满阳光的花开得正艳，透过宽大的玻璃窗，外面覆盖着白雪的山和树，就像一幅水墨画。窗台下热乎乎的暖气片，墙上大屏幕的液晶电视。特别是电视墙上面，贴着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画像，看着格外亲切。表姑领我参观厨房，卧室，还有浴室卫生间！告诉我这房子一百多平，都是按着楼房的格局设计，国家给补贴了一万三千多元。看她那一脸的幸福感，我也跟着高兴。

这美好的日子，正如那幅画上写的：科技强国，走进新时代。

我心底渐渐模糊的记忆，又格外清晰起来。

头地和二地，原是老双合人民公社的两个生产大队，分布在万合永镇的克鲁班图鲁村。2002年两村合并，统称为二地村。“头地”这个村名，仅仅因为它居于一条河川的上游而已。以下二地三地，依次命名。类似于“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”。当年欧阳修很欣赏苏轼，对朋友说：“老夫

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”。出人头地，与地名无关。

古鲁班图鲁，意思是三个山包儿。这个地名正好点明这里多山的地貌特征。它是支岔众多的白岔河其中的一岔，西拉沐沦河的二级支流。以蒙古命名，可见这里曾经是塞外的游牧民族繁衍生息之地。河川中的水浇地达到三千六百亩，种植谷物，玉米，葵花，黍子，豆类，牧草；也可以种小麦、苜蓿、荞麦等杂粮。

这条河川还有一个朴素的名字，叫做黑石滩。过去，河道经常发生改变，一川碎石中甸，到处长着老榆树。黑石头，老榆树，茅草屋是这里古老的文化符号，是记忆中永远的乡愁。从上游的徐营子组，到下游的沟门组，蜿蜒三十公里的河川，分布着十八个自然村。

二地出过举人。刘营子下边不远处，一道残存的大墙，见证着这里曾经的辉煌。此地叫做郑营子，过去有一户姓郑的大户人家住在这里。晚清时，这郑家出过一位举人。现在还可以看到那道残存的宽大厚实的土墙，虽经几十年的风雨侵蚀，还倔强地立在那里。院子以及房屋早已不复存在，成了庄稼地。那时候的郑家人，良田百顷，牛马成群，有很多家丁看家护院，大院的四角上都有炮楼。断壁残垣今犹在，不见当年举人家。

二地出过匠人。木匠，石匠，皮匠，篾箕匠，瓦盆匠，子承父业，代代相传。炭窑沟，帐房沟，窑沟，石匠沟，这些地名正是他们艰苦创业的见证。

家家户户用的坛坛罐罐，大盆小盆，都出自这里的工匠之手。这里有个沟岔儿叫窑沟，有优质的陶土，丰沛的泉水。一户籍姓人家住在那里，以制作陶器为生。他烧制的器物，炉火纯青，坚固耐用，敲击一下有金属回声。陶土遇上泉水，一双巧手揉捏，打磨。大大小小的瓦盆瓦罐，就从泥土里站立起来，担当起一份使命。盛盐盛酱装鸡蛋，盛水盛米盛稀饭。经常可以看到有人牵着毛驴，到那里去驮着盆盆罐罐回来。瓦盆越用越光滑，日子过去，那青灰色瓦器就变得油黑发亮，成了古董级的家具了。后来合作社成立，他们也从沟里搬出来，成了社员。随着经济发展，物美价廉的工业品得到广泛使用。瓦盆瓦罐早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，那制作泥胎，装窑烧制的老艺人，年近耄耋，常常蹲在墙根儿晒太阳，这手艺基本上已经失传。偶尔看到角落里有一个歪倒在地上的破瓦罐，旧迹斑斑，恍如隔世，顿生今昔之感。

二地历经贫穷。昔日的二地村是出名的穷山沟儿，秃山光岭，土地贫瘠，靠天吃饭。大姑娘，小伙子，一个个人土气。冬天里，大家成群结队地上山打柴。牛羊整天在山上踩蹄，啃食草木。弄得山上到处都是羊肠小道，纵横交织，草根裸露，树木干枯。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母亲，养育了众多的子女后，已经变得发秃齿

散文

故地旧貌换新颜

■ 向再春

落，满目疮痍。

蔽芥甘棠，勿翦勿伐。二地人为生态环境付出了艰辛的努力，家乡的生态日益向好。退耕还林八万多亩，大面积栽种落叶松、山杏树，如今已经初见成效，再现了昔日的绿水青山。黄土坡，黑土坡，山山岭岭松树多。一簇簇娇嫩的松叶绽放开来，就像新生娃娃嫩的小手儿。榛柴和骆驼蒿也密密麻麻地覆盖了山坡。一座座山，一道道岭，都披上了绿装。幽芳满地，秀色娟然。仰而观山，俯而听泉，四时之景，无不可爱。休养生息，涵煦数十载后的故乡，重新焕发了青春。

村里的孩子上学和放假，都有校车公司的专车接送。教育均衡发展，乡村学校的软硬件设施，与城里不相上下。教学楼，运动场，都是国家标准建设。过去，很多年轻人都选择走出大山，进城务工。近年来，党的富民政策，吸引了一些人返乡创业。如果你看到一排排灰色砖墙，蓝色彩钢瓦顶的房子，那是他们兴建的养殖场，发展肉牛羊生猪养殖产业。接下来，村里打算继续发展杂粮杂豆玉米生产，启动粗粮加工项目，努力打造乡村品牌，带领全村人走乡村振兴之路。

二地村简介：二地村位于万合永镇南部的克鲁班图鲁村，属于丘陵山区，全村810户，在籍人口1762人。现有227户，457人。共有18个自然村，依次为徐营子、东沟门、蒙古营子、乌兰苏、河南营子、柳条沟、德兴永、头地、刘营子、唐坊营子、二地、三地、韩营子、永隆号、韭菜坡、敖汉池、大西沟、沟门。总面积18.6万亩，耕地面积7500亩，其中水浇地面积3600亩，旱地面积3900亩，退耕还林面积84234亩草牧场面积92486亩，主要经济来源为种植业、养殖业、业。粮食作物以杂粮杂豆玉米为主，畜牧业以养牛养羊为主。人均收入9000元，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1.5万元。

散文

春在溪头荠菜花

■ 张广成

“春在溪头荠菜花”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鹧鸪天·代人赋里的一句，这首词主要表现的是词人向往的田园生活，我把她作为标题有如下理念：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的东升村，是解放后新生的村级政权，她不是米粮川，还是蔬菜种植基地，加之木石匠河纵横贯镇之南北，好一派田园风光。游人从此经过，春透着一片绿意，夏尽显生机盎然，秋则是果实即将归仓，冬当能显现北国风雪风光。

克什克腾旗在民国初年始设县，县辖区，区统牌，区置清乡区长，民国三年改清乡为警察，隶于警察所，以后又随着政权的变迁而改变。东升村随着第五区警察分所管辖，原名台子，属木石架牌。解放后归热水人民公社，1983年3月，随着改革开放，增加了一些乡，宇宙地就是其中之一，原同兴公社的永隆大队、热水公社的东升、大营子、刘家营子、木石架大队划归宇宙地乡管辖。2001年宇宙地乡改为宇宙地镇，辖区不变。

东升村乃至整个宇宙地镇，地势平坦，土地肥沃，主要种植作物为小麦，后来又种植甜菜，这些年又成了种植蔬菜的基地。东升村山水环绕，山外有山，林外有林，每个季节，都是一幅天然的画卷。(《热河经棚县志》)收录的民国经棚县师范教员王俊升的诗，就是对经棚农村的真实写照：“山外深林林外村，绿荫冉冉掩柴门。宦

游到此豪华尽，鸟语花香酒盈樽。”

东升村一年四季都有耀眼的光环，因为她是全镇冷冻型蔬菜的主产区，种植面积稳定在0.8万亩。

北方的春天虽然还是寒意十足，但毕竟是孕育生机的时节，东升的春事即将开始，蔬菜大棚整齐排列，野外的农田有的已被耕翻，远远望去，条垄成行，翻耕的土地，泛着黑油油的光，如果不是远山的白雪，真还让人以为春色满园关不住了。但克什克腾毕竟是塞外边疆，一切都是在萌芽之中，离柳绿花红的日子还要有一段时光。但春季是生物萌发最旺盛的季节，春草一旦发芽，离遍地绿色还能远吗。东升的无公害蔬菜当会源源不断地摆上区内外人们的餐桌。当然，春天也有雪花飘撒的时候，但她覆盖在大地上那一刻，就成为了催春的战鼓、迎春的礼花。东升村的春天是独特的，也是风韵人寻味的，就像古人在一首诗里说的那样，“新年都未有芳华，二月初惊见草芽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不是吗！

古人云：日月之行，则有冬有夏。东升村的夏天掩映在绿色之中。四周的山是绿的，树是绿的，庄稼是绿的，蔬菜是绿的，一派水绕山环的田园景色。虽然在是夏初季节，但东升的蔬菜已走进旗内外、区外外的市场。在这方面，他们和全旗一起，通过实地调研和外出考察，提出“内外双提升”战略，即对内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，深化存储加工领域和层次，扩大冷棚建设规模，发展暖棚种植，完善蔬菜脱水、保鲜项目，扩大内部加工能力建设等，目前已建冷棚235栋，蔬菜脱水加工项目日处理能力可达60万斤，蔬菜就地转化率

达到百分之二十。对外开拓销售渠道，与北京蔬菜市场签订销售协议，同时拓宽天津、山东等地区蔬菜销售渠道，使蔬菜产业链条更加完整，品质提档升级。其实，不看以上这些资料，我早就听说过东升村的豆角在山东很受

东很受

东很受